

名人交往录

政界人物续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名 人 交 往 录

(政界人物续编)

主 编 张继华
副主编 穆 林 葛铁鹰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京)新登字097号

名人交往录

(政界人物续编)

张继华 主编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9.5印张 478(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4.00元

ISBN 7-5043-2012-9/I·207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张继华

副主编 穆林 葛铁鹰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凯风 张京 张宁 林琦

金 凯 凌钢 穆欣

编者的话

本书所收文章，除少数是约请作者撰写的外，大部分选自近年国内报刊和书籍。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为精练，我们对其中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在不伤原文本意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摘编和整理，有些标题也依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应的改动。

目 录

超级震荡	孔建民 (1)
——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前后 有关的上层人物之间的活动	
丘吉尔和他的母亲	朱磊 费枝编译 (14)
南希里根伉俪情	晓 明 (39)
日本新天皇与皇后	许松林编 (47)
英迪拉·甘地与费罗兹的婚姻	李晓霞编译 (58)
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长恨歌》	关少锋 王建国 (75)
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	周锡荣 (88)
手足情深	吕 器 (92)
——孙中山与哥哥孙眉	
周恩来和我家四代人	章文晋 (98)
周总理与我们话家常	舒 涅 (105)
陈独秀与苏曼殊	徐重庆 (110)
包惠僧与陈独秀	张继华 (114)
飘零枯叶度残秋	黄永盛 王亚非 (124)
——陈独秀晚年交往记	
宋庆龄与马海德	陆明珠 (134)
冯玉祥将军与美国医生罗根一家	李和协 (142)
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	杨云慧 (145)
章太炎与苏曼殊在东京	蔚 江 (167)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经过和有关

人物 《人物》杂志记者 (194)

——访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记》

组副组长李海文问答录

张学良公开西安事变秘密 何仁康 (202)

冯玉祥在海外 刘小清 刘晓滇 (208)

赵朴初交往轶事 张蓉 (219)

张治中与郭沫若的恩恩怨怨 张鸿基 (234)

张治中的参政议政活动 余湛邦 (249)

宋教仁和于右任的革命情谊 李希沁 (259)

是真名士自风流 白吉庵 (264)

——章士钊先生与名人的交往

屈武与现代名人 曹克勤 (285)

张伯驹交往纪实 郑理 (297)

两朝高级将领、一位明智军人 钟德灿 (318)

——记陈明仁与国共两党上层人物

的接触与交往

和平解放北平时争取傅作义的内幕 郑维山 (334)

龙云和他的四子龙绳文 李硕儒 (350)

他解开了“两广事变”中一个历史之谜 缪俊杰 (361)

——刘廷芳先生的一段重要交往纪实

少帅，我们何时再聚首 王晓琦 (371)

——溥杰首次披露他与张学良的交往

郭沫若与陈布雷 植耘 (377)

访梁漱溟问答录（节选） 汪东林 (383)

卫立煌交往录 赵荣声 (434)

阳光·春风·溥仪和我 李淑贤 (483)

- 不只是悲欢离合 陈宗舜 (490)
——听溥杰谈他的婚姻和家庭
- 张治中与蒋介石 余湛邦 (499)
蒋介石与姚冶诚女士 华永义 (528)
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 程思远 (532)
汤恩伯与蒋介石 徐利剑 (548)
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与祖父袁世凯 袁家宾 (560)
宋子文政坛交往记 吴景平 (580)
我所认识的毛人凤 文 强 (599)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恋悲剧 俞允尧 (604)

超 级 震 荡

——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前后 有关的上层人物之间的活动

孔建民

1978年12月4日。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一间会议室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中国方面举行了又一轮关于中美建交的讨论。伍德科克被告知，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提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同时又通知他，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3日接见他。

伍德科克迅速把这一重要信息传回美国，报告给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

卡特是一个对中国有特殊兴趣的美国总统，他一就职就作出了一项构思已久的决定，要在他的4年任期内完成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之举，达成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其实，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有志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美国总统，卡特并不是第一位。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曾向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积极的表示，希望能在他的第二任

总统任职期间完成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不幸的是，1973年尼克松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职期才几个月的时候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最终下台，没能完成这一既定目标。

尼克松的继任福特总统，1975年12月访问北京。福特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他在下一任总统大选中如果获胜，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福特在大选中失败，他仍旧没能完成与中国建交的历史任务。

卡特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几年和中国方面谈判的细节并不很熟悉。他下令对与中国政府建交的谈判记录做全面翔实的审查，以确认美国在尼克松和福特任内有没有对中国做过什么秘密的承诺，同时也确认中国对美国是否做出过秘密承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奥森柏格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查阅了在白宫保存的从1971年到1976年尼克松、福特、基辛格、黑格等人和中国领导人谈判的备忘录、会谈记录等详细资料。前总统尼克松还提供了他个人保存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被严密保管的机密资料。有些文件在水门事件之后被法院下令查封，奥森柏格经过多方努力也终于查阅了这些资料。福特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记录也从密西根大学总统图书馆里翻了出来。美国驻北京的首任联络处主任布什也给予奥森柏格很多帮助。于是一份编号为24的《政策审查备忘录》放在了卡特总统的桌上。这份备忘录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提出有关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选择方案；二是提出有关向中国转让非军事科技的方案；三是提出裁减在台湾的美军部队的步骤和方式的几种选择。

1977年8月1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带着一份美方起草的中美建交公报的草案又一次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交换意见。卡特总统的顾问班子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东亚的和平，有助于美国在与苏联打交道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卡特给万斯的指令是，“一切准备务必详尽。拖延将对我不利。谈判中务必说明我们的全

盘立场。”卡特想在 1978 年圣诞节前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他的最惊人的三项成就：有关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定；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及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完成。

二

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期间，卡特政府面临一项新的挑战，即寻求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严重的政治斗争。他的顾问们提醒说，在这个时候，任何一项新的重大动议都有可能遭到反对者的联手反击，这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计划就可能搁浅，因此万斯在北京提出了希望两国开始有关关系正常化的正式谈判，而没有提出中国不会立即接受的其他建议，只是表示，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政府希望能指派一些美国政府的正式官员到美国驻台湾的非官方机构任职。

1978 年初，美国国务院东亚局首脑霍尔布鲁克及其同僚向卡特总统提交过一份关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和时间选择的重要文件。文件认为，1978 年全国大选后，卡特的政治力量和权力都将趋于最高的阶段，是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时间，而且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卡特总统接受了霍尔布鲁克的这一建议，他指令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告诉中国领导人，建议 6 月间开始中美关于建交的正式谈判，并把 1978 年 12 月到 1979 年 1 月作为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希望在那个时候宣布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他任命了一个谈判小组到北京和中国政府开始了正式的建交谈判。谈判的主角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对三种相关的发展都很敏感，那就是他们各自与越南的关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和各自的国内局势。由于越南即将和柬埔寨发生冲突，越南又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中国已经

在酝酿对不断在中越边境挑衅的越南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进攻。从国际战略考虑，卡特政府估计中国可能也有加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卡特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说明美国的立场，美国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会小心地选择向台湾出售的武器的种类，只限于防卫性的武器不会对北京构成威胁。在此之前，卡特已经下令采取行动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且通知其西欧盟国，他们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

在中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成功地完成了和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在会见一批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还曾经表示，愿意和美国进行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他表示可以考虑访问美国。

这就又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日子——1978年12月4日。这一天，中国方面在和伍德科克举行的会议上告诉他，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建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并且告诉他邓小平将在14日接见他。

卡特总统获得这一信息后，意识到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接见。他亲自审核和批准了伍德科克所要呈递给邓小平的文件。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大使，告诉他伍德科克将提出一份经过修改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案，这份新的草案考虑了中国对美国最初的草案的意见，布热津斯基还对柴泽民说，伍德科克将在13日会见邓小平时提出请邓小平1979年1月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他强调，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对中美建交作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13日（北京时间14日），伍德科克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伍德科克请他访问美国的邀请。在讨论美国提出的建交公报时，最引起争议的是一条有关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由于邓小平已经了解美国将终止美台共同防

卫条约，因此只要求美国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此后，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时间 12 月 15 日（中国时间 16 日），双方在两国首都同时宣布中美两国将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的消息。

三

美国时间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一直参与美中建交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奥森柏格一连几次打电话到白宫有关部门，询问伍德科克有关和邓小平会见的结果的电报来了没有。他等得不耐烦了，又直接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布叫他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

奥森柏格匆匆赶到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布告诉他：“电报已经收到了，总统也看过了。总统要你独自起草 4 个文件，第一，给伍德科克的新指示；第二，总统对全国发表谈话的草稿；第三，美国对台湾发表的单方面声明；第四，关系正常化协议的最后底稿。”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这些文件不准留任何副本。起草好以后，必须在今天晚上 6 点钟以前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奥森柏格笑了。他和布热津斯基紧紧握手，祝贺 6 个月艰苦谈判终于有了结果，祝贺美中关系即将开辟的新纪元。

随后，奥森柏格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通知国会？第二，怎样通知蒋经国？卡特在国会中的几个好朋友已经表示，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事不必再向其他国会议员事先通报了，总统将在正式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向国会领袖提出一份简报。

至于如何通知蒋经国，布热津斯基说，卡特总统已经决定在向美国公众宣布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两个小时前，通知台北的领导人。卡特认为他不能在通知国会以前过早地通知一个外国领袖，

特别是有些国会议员可能会从台湾当局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手中获得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

傍晚时分，奥森柏格带着和苏利文共同起草的文件来到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随后，他和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副国务卿克里斯温德在白宫开会审查这些文件。

讨论结束，已经是美国时间 1978 年 12 月 13 日 23 点。卡特最后核准了文件之后，指示立即用电报把文件内容传给伍德科克，要伍德科克立即设法再会见邓小平。

就这样，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最终完成了。

四

华盛顿。1978 年 12 月 15 日 8 点 20 分，美国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科长费浩伟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

半年来，费浩伟知道卡特总统正在着手完成美中建交，但是却不了解更多的内幕。他整天忙着向国会议员作简报，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的人员联络，与台湾的代表谈判，以及应付数不清的国务院内部会议。

8 点 25 分，费浩伟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秘书通知他：“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立刻要见你。”

费浩伟立即来到霍尔布鲁克的办公室。霍告诉他：“总统今晚 9 点要在电视上露面，宣布我们已经同意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开始，与北京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与台北的外交关系将在 1978 年 12 月 31 日午夜终止。”

霍尔布鲁克不理会费浩伟的惊讶，指示他立即打电话通知美国驻台北大使昂格尔，告诉他总统宣布这一消息前 2 小时去见蒋经国，其他细节稍后电报给他。

费浩伟因为事情来得过于突然有些激动。尽管他知道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但决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突然，而且只给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和台北的关系。霍尔布鲁克解释说，并非有意晚通知他，因为美国和中国最后达成建交协议到现在还没有超过24小时。总统相信这件事不可能再守住秘密，因此决定尽快在电视上宣布。

不管霍尔布鲁克怎样解释，费浩伟清楚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的心机。他们所担心的是台北如果过早地获知了消息，会利用这段时间动员它在美国国会中的所有支持者，阻止中美关系正常化，或者至少修改若干条件。总统不希望受到这样的干扰。

费浩伟打电话到台北找昂格尔。

昂格尔一向做事谨慎，平时不论去哪里都严格掌握时间，并且都交待行踪，以便白宫有事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到他。可是在这最要命的一天，分分秒秒都极为重要的时候，居然行踪不明。费浩伟急出了一身汗。时钟的指针在滴滴嗒嗒往前跑，离总统作惊人宣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昂格尔哪去了？

一直到中国时间晚上11点半，费浩伟才和昂格尔取得联络。

费浩伟在电话中简要地传达了白宫的指令，并要他立即去接收电报，阅读联合公报等将要送达蒋经国的文件。

昂格尔正在参加一个正式舞会，接到电话后他先是吃惊，继而暴躁起来。他在电话里冲费浩伟叫道：“我过去一直坚持，如果这一天真的来到，我们至少要给蒋经国两个星期的时间，使他有充分的准备。可现在，连半天的时间都没留给他，到底是怎么搞的！”

此时已接近午夜，昂格尔扔下电话立刻离开舞场，前往大使馆电讯中心等待。随着哒哒的打字声，电传机上传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美方单方面声明的全文。电传中，白宫又一次指示他，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宣布联合公报之前两小时，才可以把这两份文

件送交蒋经国，不得提前。

使昂格尔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并不是华盛顿决定和北京建交，而是国务院为什么要要求他把这个消息压到最后两个小时才通知蒋经国。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个盟国的政府领袖转达如此重要的消息的作法太过分了。他用“不宜见诸文字的言词”向国务院抗议。他提出，现在已过午夜，离北京时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这个时刻已经相距不远了，他要求立即去见蒋经国。白宫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很勉强，而且还附有条件：告诉蒋经国必须保密，在建交公报正式宣布前，只能让他的几个最亲信的助理知道；不准采取任何破坏公报宣布的单方面行动。

昂格尔得到白宫的同意后，立即驱车去找宋楚瑜。宋的公开职务是新闻局副局长，实际上是蒋经国的秘书兼译员。这时候已经快到后半夜 3 点钟了，蒋经国已经就寝。宋楚瑜意识到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亲自前往总统官邸，报告昂格尔有重要情况紧急求见。

昂格尔见到了蒋经国。会晤不到 15 分钟。蒋经国向昂格尔提出了强烈抗议。昂格尔一离开，蒋经国立即召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另外几个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时离北京时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华盛顿时间 12 月 15 日晚上 9 点只剩下不到 7 个小时了。

与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蒋经国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而又无可奈何的声明。

这还要感谢昂格尔。如果不是昂格尔力争，蒋经国怕是连这样一个声明也来不及写出来。

五

在寻找昂格尔的同时，白宫也在寻找台湾驻美“大使”沈剑

虹。

真是天公巧作安排，把人捉弄得可以。昂格尔和沈剑虹偏偏在这要命的时候都不在大使馆里。沈剑虹三天前应参议员爱德华邀请到爱德华的家乡亚利桑那州访问去了。

在此之前，沈剑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听到一点风声，直到12月15日的前几天，他在向美国国务院作例行查证时，也没有发现任何警告信号。沈剑虹对于卡特有意在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早有预料的。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他被派来美国，目的就是阻止美国和中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延缓美国和中共建交。他记得1976年10月6日卡特在与福特进行大选前的电视辩论时就说过：“我一定会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关系正常化。但我决不会让这种友谊妨碍到维护台湾人民的独立与自由的努力。”

卡特这些话，沈剑虹记忆犹新。他一直期望着出现奇迹，完成他阻挠美国与中共建交的使命。

卡特就任总统以后，沈剑虹接到台湾当局的指令，要他尽早与卡特会晤。但是美国国务院却一推再推，迟迟不把他的要求向卡特转达。沈剑虹又提出要见副总统蒙代尔。蒙代尔的态度更让他失望，蒙代尔传出话来，说沈剑虹应该先会晤国务卿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沈剑虹要求会见国务卿，万斯竟也推托不见。沈剑虹明白了，新政府的三个最高领导人根本不想见他。

有一位国务院官员告诉沈剑虹，他可以在招待亚太地区各国外交官的酒会上有机会见到国务卿。但是这种蔑视性的建议是沈剑虹不能接受的。他坚持要以“大使”身分单独求见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另一个白宫官员讥讽地问他：“你为什么一定坚持会晤国务卿？是不是想制造正面冲突？”沈剑虹答复：“我只是遵照指示办事。”他指出：“我知道一个事实，美国驻台北大使昂格尔在台北很容易见到台湾的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在内。”沈剑虹气愤地强调：“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互惠，我认为，身为